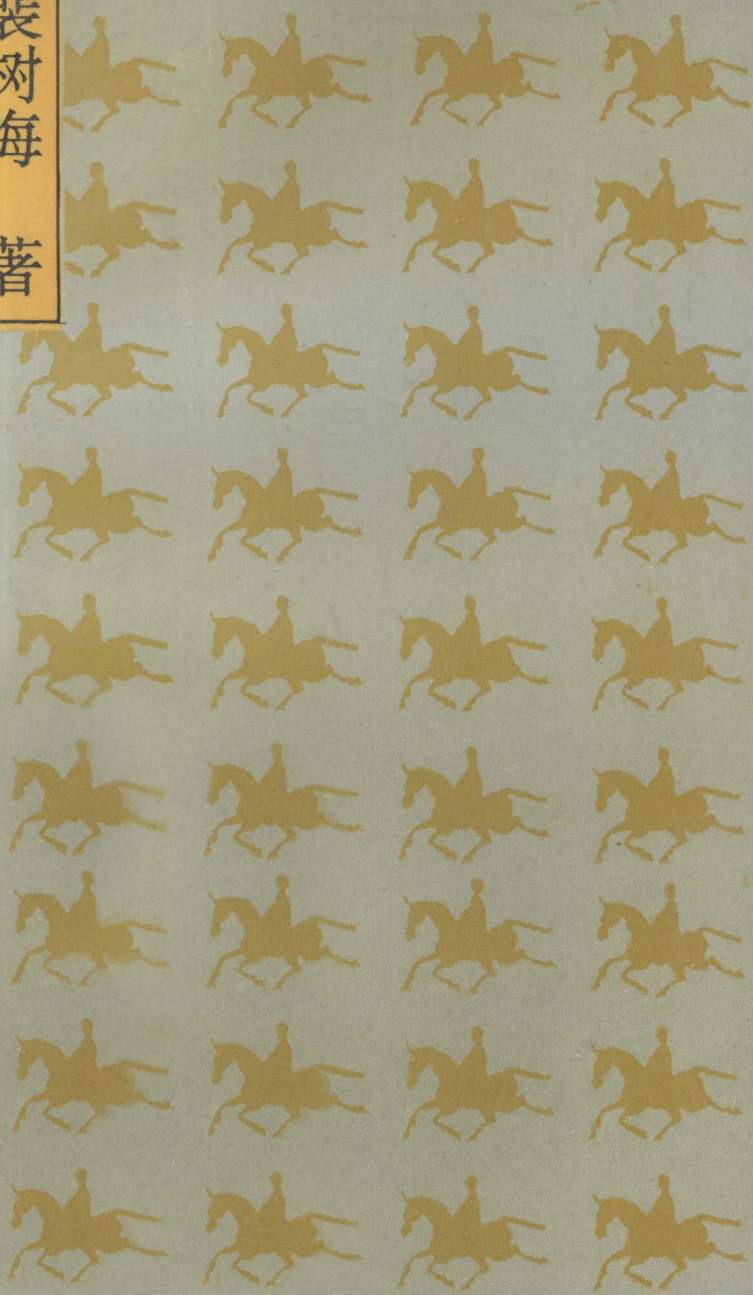


明
清
英
雄
传
奇
综
论

裴树海
著



明清英雄传奇综论

裴树海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鄂)新登字 09 号

明清英雄传奇综论

◎裴树海 著

*

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武汉市汉桥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 9.25 印张 233 千字

1994 年 3 月第 1 版 199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307-01732-6/I·133

定价：6.80 元

序

吴 志 达

对于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是近代学术界的热门课题之一。特别是近十多年来，有关小说史、小说理论、小说美学、小说作家作品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相应的学术团体如雨后春笋似的破土而出。尤其是几部名著，几乎一部小说成立一个学会，研究的论著，以千百计。学术的繁荣，无疑是个好现象。问题是古代小说的研究发展到现阶段，如何在前人已有的业绩基础上，再继续深入下去，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江山代有才人出”，社会在发展，学术研究也没有止境，杞人之忧是多余的。读完裴树海新著《明清英雄传奇综论》，颇有山重水复、柳暗花明之感，认为这确是一项可喜的新成果。他具有一个学者不畏艰辛、不断探索的勇气，和勤奋耕耘、自强不息的精神。这是很可贵的。

本书的论题很有意义，著者的视野广阔，而思路和方法都给人以新颖感。著者从世界性传奇着眼，来审视中国特色的英雄传奇，深入研究，作出一系列新的论断，很有学术价值。对书中所论及的许多问题，我相信学术界同行也会感到兴趣的。

把明清英雄传奇作为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一个流派进行研究，这在中国文学史、小说史著作中，并不罕见。树海新

著的特色，在于避免史的平面性、直线性的叙述，或将同一流派的几部作品罗列出来，逐部分析；而是从小说学的角度，对这一流派进行小说理论、代表作品、小说批评、发展历史诸方面的综合研究，是一部理论、作品、批评、历史多元统一的著作。著者既尊重前人研究的成果，又不为权威性的意见所囿。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他勇于思索，本着求实、有据、成理的精神，在理论性较强的问题上，畅抒己见。涉及代表作品，打破以往已有的条块模式，抓住各自的特色，因势而异，不拘格套，五部代表性的佳作，切入的角度各有不同，故有耳目一新之感。对于各家对英雄传奇的批评，不仅材料翔实，且能撷其精萃，大体上构成英雄传奇美学的蓝图。关于英雄传奇之历史，从形成、发展、高潮到低潮各个时期，勾勒出清晰的线索，阐明该小说流派之演变，纲举目张，醒人耳目，于平实中显其规律。

本书作者以理论、历史和美学的眼光来观照英雄传奇，使这部著作具有理论的深度和力度。例如第二章中所论述的奇正论、情理论、英雄论、史传论、审美论以及第三章中所论明清英雄传奇的价值，都是学术界所关注的问题。这是涉及英雄传奇的历史渊源和作为一个小说流派的本质特征。奇，是传奇小说的审美特征，但奇的涵义又是很丰富的。明代四大奇书，都包含奇的特征，而其内涵各不相同。英雄传奇的奇，与神魔小说《西游记》的奇、世情小说《金瓶梅》的奇都不一样，与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的奇近似而又有区别。历史演义与英雄传奇，写的都是历史上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的奇事，都有一定的史实作依据，这是两者近似的一

面；但又有质的区别，两者有其似乎模糊而实明显的分野。文学艺术都离不开虚构幻饰，虚实兼而有之，这是两者相同之处。如果说《三国演义》是七实三虚，那么《水浒传》等英雄传奇则是倒三七，即虚多实少；当然，几分虚、几分实，不是绝对的，是就大体而言。历史演义是于实中见奇，英雄传奇则大多于幻中见奇，幻中见真。胡适批评《三国演义》“拘守历史太严，而想象力太少，创造力太薄弱”固然失之偏激，也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但是，《水浒传》等英雄传奇作者艺术创造的天地更为广阔，却是事实。英雄传奇与历史演义、侠义小说之间的异同，本书作者详加缜密的论述，颇见功力。

树海治学，往往追本溯源、寻根究底，这种严谨、坚韧的精神，也是值得发扬的。他探索英雄传奇的历史渊源，追溯到史传文学，特别是《史记》中的人物传记，是很有见地的。史书中的人物传记，不仅对英雄传奇在结构方式上采取人物传的勾连组合方面有所启发，而且对英雄人物崇高的品德、坚毅豪迈的性格、爱国主义和民族气节等内在精神方面，都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在英雄人物形象塑造、事件（尤其是战争）描写的艺术技法上，英雄传奇也从纪年体史书《春秋左氏传》、《资治通鉴》中汲取滋养。系事于人的信史，对一些英雄人物、谋略决策、战争场面的描写、传奇色彩是比较浓的。甚至先秦诸子中某些带有人物传记性质的散文，例如《庄子·杂篇·盗跖》，对盗跖形象的描写，就很容易使我们联想起英雄传奇的李逵、牛皋类型的人物。唐人传奇中的豪侠小说，对明清英雄传奇的影响，更是不言而喻的。

显然，本书著者对明清英雄传奇怀有崇敬与喜悦之情，

字里行间洋溢着浓郁的感情色彩。但并不因此而掩盖这一流派作品的缺陷，著者列专节论述“英雄传奇的历史局限”。这也是一个成熟的学者求实态度的表现。

树海自1957年至1962年就读于武汉大学。我曾为该年级讲授明清文学史课。那时，树海正值年少好学之际，以其憨厚诚笃、勤奋善思、锐意进取的品性，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能写出一本《读〈水浒〉要记》的读书笔记，其刻苦钻研精神，可想而知。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学术界万马齐喑10余年。到了80年代，我读到他发表在各种刊物上的一系列论文，从选题到具体内容，都有其独创性，认为他是一个很有发展前途的学者。而今又读到《史诗小说初探》、《明清英雄传奇综论》等新著，更为之欣喜。

在市场经济的大潮冲垮学府围墙之时，不少平时言利有愧色的学者，也跃跃欲试，“下海”弄潮之风，愈刮愈烈。树海身居海滨，肩负教学、行政繁务，犹能潜心于学术，耐得书斋之清寒，此种精神，尤足以称道。故为序而言及此，良有以也。

1993年秋

序于珞珈山寓邸

目 录

序	吴志达
第一章 绪论	1
一、明清英雄传奇释义	2
二、中国小说学的一个分支	6
三、明清英雄传奇研究的对象	10
四、明清英雄传奇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11
第二章 英雄传奇之理论	20
一、奇正论	21
二、情理论	29
三、英雄论	36
四、史传论	42
五、创作论	46
六、审美论	53
第三章 明清英雄传奇之佳作	59
一、《水浒传》	59
(一) 独特的艺术个性	59
(二) 鲜明的民族独创性	67
(三) 群山起舞的小说美	75
(四) 开创了一个小说流派	86
二、《杨家将演义》	88
(一) 从历史到传奇的演变	88
(二) 军事将领的典型形象	91

(三) 英雄故事的传奇色彩	98
(四) 民族悲壮的历史命运	103
(五) 纯朴而繁富的小说艺术	105
三、《水浒后传》	110
(一) 发愤写奇书	110
(二) 爱国英雄谱	113
(三) 抗清时代的强音	120
(四) 史诗式的传奇	124
(五) 续书的佳作	128
四、《说岳全传》	129
(一) 《说岳全传》的成书过程	130
(二) 两个互相辉映的民族英雄形象	133
(三) 气壮山河的颂歌、战歌和悲歌	140
(四) 独特的英雄传奇体式	146
五、《说唐演义全传》	149
(一) 历史传奇化的结晶	150
(二) 瓦岗英雄群象	151
(三) 隋末农民起义的历史画卷	160
(四) 英雄传奇艺术的特色	163
六、明清英雄传奇的价值	169
(一) 小说家创造的艺术世界	169
(二) 人物性格的美学类型	171
(三) 故事情节的史传网络	175
(四) 人民的民族的情理	180
(五) 英雄传奇派的标志	185
(六) 英雄传奇的历史局限	188
(七) 传奇性的史诗小说	190
 第四章 英雄传奇之批评	 198
一、明代的英雄传奇批评	199
(一) 评点英雄传奇的开端	199
(二) 李卓吾的评点四说	201

(三) 叶昼的审美评论	205
(四) 诸家各种类型的批评	212
二、清代的英雄传奇批评	214
(一) 大批评家金圣叹	214
(二) 金圣叹的小说理论批评	217
(三) 英雄传奇的历史比较	225
三、近代的英雄传奇批评	228
(一) 社会批评的现代意识	228
(二) 比较批评的异同辨析	232
第五章 英雄传奇之历史	237
一、英雄传奇的发展过程	237
(一) 英雄传奇的形成时期	237
(二) 英雄传奇的发展时期	241
(三) 英雄传奇的高潮时期	248
(四) 英雄传奇的低潮时期	252
二、英雄传奇的流派演变	253
(一) 英雄传奇派的系统演变	253
(二) 英雄传奇派系列模式的发展	263
(三) 英雄传奇派历史生命力的变化	264
第六章 结束语	265
一、英雄传奇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命运	265
二、四百年英雄传奇研究史的反思	269
三、超越前人的必由之路	277
后记	283

第一章 绪 论

英雄传奇在小说的大森林里，是一片参天的大树。它那坚韧挺拔的气概，生气盎然的风姿，永远令人倾倒。几多小说家者流，为了写出富有艺术生命力的传奇佳作而笔耕不已，又有多少文学理论批评家和小说史家，为了探索它的成因、特征、规律而涉足学术大漠。

在世界小说史上，英雄传奇占有一席重要的位置。西班牙塞万提斯的骑士传奇《堂·吉珂德》，享有世界声誉。法国大仲马的侠义传奇《三个火枪手》，在欧洲风行一时。雨果的革命传奇《九三年》，以其浪漫主义的大手笔描绘了法国大革命风云变幻的历史画卷。面对这些传奇类的长篇小说，欧洲有不少论者从小说文学、小说美学的角度进行了理论的探索和概括。英国小说家菲尔丁把滑稽传奇与严肃传奇鲜明地区别开来，认为严肃传奇是庄严的，所写的人物是给人们树立最高榜样的。这样看来，严肃传奇便是史诗式的。文学评论家珀西·卢伯克在他的小说美学入门书《小说技巧》中，肯定梅瑞狄斯的《哈理·里奇蒙》“是一部非常富于幻想的英雄传奇”。著名文学理论家雷·韦勒克、奥·沃伦在《文学理论》一书中，阐述了传奇的特征：“小说是现实主义的；传奇则是诗的或史诗的，或称之为‘神话的’”，并且探究了它的源流：“传奇却是史诗和中世纪传奇的延续体，它无视细节的逼真（在对话中重视具有个性特色的语言就是这样的例子），致力于进入更高的现实和更深的心理之中”。他们还指出英雄传奇是一种小

说原始的基本类型，它跟其他基本类型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组合，可以发展成为各种类型。由此可知，西方文学理论批评界，注意研究传奇类的长篇小说，努力从理论上概括英雄传奇的特征和规范，从而使英雄传奇成为小说美学乃至文学理论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文体概念及美学范畴。这就有力地说明英雄传奇的产生和发展是人类文艺中屡见不鲜的文学现象。

世界文学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各个国家民族的文学都有共同之处，又都有自己的民族特色。无论是欧洲还是中国，都产生过英雄传奇。明清英雄传奇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精华部分，它是在小说繁荣成熟的文学时代中涌现出来的。以创造英雄典型著称的、艺术上以奇美见长的、传奇史诗式的一派新体长篇小说。本书将对它进行理论的、作品的、批评的、历史的、学术史的系统研究。

一、明清英雄传奇释义

我们要研究明清英雄传奇，先要“释名以章义”，知道明清英雄传奇这个概念的具体含义。

明清，是我们研究的特定的历史时代。从朱元璋建立明王朝至辛亥革命前夕，即公元1368年至1911年。在这500多年的时间内，封建社会“夕阳西下”，在封建经济制度的坚固地壳下面，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缓慢地破土而出。几千年来封建社会制度坚不可摧的神话被粉碎了，明清两朝统治者腐败到了极点，昏君佞臣把朝政弄到天下大乱、危机严重的地步。帝国主义列强入侵的战火，从塞北蔓延到东南沿海，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人民与统治者之间的阶级矛盾，中华民族与外国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都交织在一起，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先后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战争、反抗清王朝的民族战争和抵抗外国侵略的卫国战争，以及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武装斗争，封建社会终于全面

崩溃。社会生活动荡不已，人民无法安居乐业，民族的苦难日益深重。民族英雄、爱国将领奋战浴血，英勇献身。一批进步的思想家对封建理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追求个性解放的民主要求，与爱国主义热情的高涨，汇成了强大的社会进步思潮。虽然这种思潮没有能够从根本上动摇封建思想体系的统治地位，但它给明清两代的文学家以深刻的影响，鼓起了他们反对封建思想束缚的更大勇气。当时小说家、戏剧家的社会地位是十分低下的，他们很多人默默无闻，史书没有记载，施耐庵、兰陵笑笑生何许人也，使考据学者伤透脑筋，至今也无法准确地写出他们的生平事迹。然而值得文学史家格外留神的是，社会地位与文学成就并不是成正比例的，那些享受着荣华富贵的宫廷作家多写粉饰太平的平庸作品，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作者却有石破天惊的名作问世。综观那时的文坛，站在文学历史潮流前边的，不是内阁重臣、前后七子、失节文人，而是埋名隐姓的古宋遗民、辞官归田的曲匠、贵族之家的浪子。在社会上流传广泛的是旧杂剧、新传奇、古今小说奇书。封建社会的黄昏，一切都已经黯然失色了，只有在那文学的原野上，显出一派群峰连绵的壮观景象。文学发展弹奏出来的主旋律，跟社会江河日下的哀调不同。尽管有人说清诗超过宋诗而在唐诗之下，但在文学历史的大浪淘沙当中，传统的诗文失去了往日的声名，赵翼斗胆宣称：“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这不是姓赵的狂妄，目无李杜，实在是时代使然。他喊出了一个文学时代的声音，诗文称雄的时代过去了，文学的皇冠再不能老戴在李杜韩柳欧苏的头上了，后起的戏曲小说成为文学发展的主潮，大手笔的施、罗二公，幻想出奇的汤显祖、吴承恩、蒲松龄，凝视着历史人生的曹雪芹、孔尚任、吴敬梓，全都登上了文坛的宝座。文学发生了历史性的大变化，有的文学史家用通俗文学来加以概括，似乎不那么确切。从整个中国文学发展史来看，明清时期，文学确实进入了一个以小说戏剧的成就为标志的文学时代。在民主主义革命

的前夜，在封建社会的黑茫茫的天宇中，依然闪烁着文学群星的亮光。这并不意味着文学由于自己的独立性而能够抗拒社会发展的法则，永远保持自己欣欣向荣的活力。不是的，随着封建主义制度丧钟的敲响，中国古代文学也不能不走到历史的终点。有趣的是，中国古代文学不是虎头蛇尾，倒是以自己辉煌的一页写下了一个伟大的句号。曹雪芹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学最后一个伟大的文学家。王国维以他的《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红楼梦〉评论》等论著，从理论上总结了古代文学的杰出成就和宝贵经验。同时他们的著作也预示着另一个文学时代快要来临。在这个文学取得了辉煌成就而发展到了历史终结的时代，小说成了文学的弄潮儿，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小说热潮。在这个热潮中，我国古代长篇小说、中篇小说走向了成熟，产生了艺术高峰，白话短篇小说也有了惊人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小说后来者居上的时代。我们所要研究的英雄传奇，正是这样的历史时代和文学时代的产物。

英雄，是我们研究的传奇小说作品里的主要人物。“时势造英雄”，英雄是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产生的，不同的时代会产生不同的英雄，历史上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常常是英雄辈出的时代。明清时期，文学家所描写的英雄，时人所向往的英雄，是封建社会的文才武将，绿林好汉，仁人义士。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借曹操之口，给英雄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封建社会里的凡子俗夫，洁身自好的山林隐士，可悲可怜的平庸之辈，既无大志，又缺良谋，是不能算作英雄的。英雄是封建社会现实生活中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们比普通人物目光更远大、胸怀更宽广、智谋更深远、人格更高尚，其情义勇非同凡响，他们不是超凡入圣的神，但确有凡人不易达到的那种完人性格的丰满和崇高。小说家把现实生活中的非凡人物加以典型化，创造出成功的英雄形象。将小说描写的人物群象加以区分，便有所谓英雄人物与普通人物的

不同类型，因此，英雄，又是文学上的一种典型形象，是英雄传奇作家努力创造的理想人物。明代崇祯年间，有的出版家把《三国演义》、《水浒传》两书合刻，称之为《英雄谱》，为什么要标出这个醒目的书名呢？杨明琅在《叙〈英雄谱〉》中作了这样的说明：“夫《水浒》、《三国》何以均谓之英雄也？曰：《水浒》以地见；《三国》以其时见也。夫时之与地者，英雄豪杰之士之所藉以奋其毛鬣，吐其眼眉，……然此谱一合，而遂使两书英雄之士，不同时、不同地而同谱。”《三国》、《水浒》描写的人物可以统称之为英雄形象，如此众多的英雄典型构成了一个庞大而完整的谱系，英雄，就不单是作家对现实生活中那种杰出人物熟识和理解的结果，而且也是批评家研究传奇小说的人物群象所作出的一种判断。小说理论批评家在使用英雄这个概念时，不仅用它来评价作品中的人物，而且也常常以此来划分小说的类型。近代鼓吹小说革命的梁启超，在《小说丛话》中就说过：“然吾以为人类於重英雄，爱男女之外，尚有一附属性焉，曰鬼神。以此三者，可以赅尽中国之小说矣”。他从心理学的角度，把中国小说一分为三，即英雄、男女、鬼神三大类，英雄在这里不是指作品中那一种典型，而是指刻画英雄典型的那一类型的小说，英雄类型的小说，也就是中国小说的一个大流派，晚清的侠人就认为中国小说“仅可约举为英雄、儿女、鬼神三大派”（《小说丛话》）。总的说，英雄这个概念的含义在这里有三：一是小说家描写的现实生活里的非凡人物；二是文学上的一种典型形象；三是小说史上的一个创作派别。

传奇，是我们所研究的小说的一种体式。传奇这个名目，早在唐代就产生了。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曲录余谈》中，考究了它的含义的演变，指出：“传奇一语，代异其义”，从唐自明，其含义不断变化，“传奇之名，实始於唐。唐裴铏所作《传奇》六卷，本小说家言。”宋代以诸宫调为传奇，元人以杂剧为传奇，明清专指南戏为传奇。最早指的是小说，后来竟变成了戏曲的一种名目了，同时又兼指小说。在宋代，仍在沿用它最早的含义，罗

焘在《醉翁谈录》中，列举出《莺莺传》等十八种小说，“此乃为之传奇”。吴自牧的《梦粱录》有云：“且小说名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可见传奇是别有一体的小说。我们现在所要研究的明清英雄传奇，既不是象《牡丹亭》、《桃花扇》那种戏剧传奇作品，又不是如同《莺莺传》、《卓文君》一样的短篇小说，而是有如《小水浒传》、《说岳全传》一般的长篇小说。

我们分别从时代、人物、体式了解了明清英雄传奇的内涵，现在归结起来，我们所要研究的文学现象，便是特定的明清时期产生的一派奇书。具体一点说，就是在封建社会日渐衰落、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缓慢发展的明清时期内，在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繁荣成熟并后来者居上的文学时代中，接二连三地涌现出来的，以创造英雄典型著称、艺术上以奇美见长的一派新体长篇小说。我们系统地深入地研究它，可以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

二、中国小说学的一个分支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是有严密而完整的科学体系的，其博大精深的內容，构成了文艺学的各个专门学科。文论、诗论、词论、曲论分别形成了文章学、诗学、词学、曲学，人们对此似乎并无多大的异议。小说论是否形成了中国小说学？倒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和阐明的問題。

中国有没有小说学？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我国古代小说的产生、发展和成熟，是比诗歌和散文晚一些，但从整个世界文学的历史来看，拿中国小说跟外国小说作比较，中国小说还算产生和成熟得比较早，历史长，高峰多。在如此长期而丰富的小说创作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小说理论批评、小说史研究，也是经久不衰，名家林立，著作甚丰，建树辉煌。这是谁也無法否认的，下面举其大要略述一下。

其一，自汉以来，人们就把小说看作自成一家，将小说研究

视为自立一学。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列举了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等各种学术派别，自成一家之言者有十家，尽管他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将小说家另眼相看。但他毕竟还是把小说家视为十家之一，并记录了小说家的书目，共 15 家，1380 篇作品。宋代罗烨在《醉翁谈录》中，纠正了把小说当作末学的看法，他说：“夫小说者，虽为末学，尤务多闻。非庸常浅识之流，有博览赅通之理”。小说既要有多闻、广博的识见，精深的学理，那就不能说它是末学了。罗烨首先提出小说要有实学作根基，实学就是百科全书式的学问，有实学的小说家，不但具有文学艺术的修养，“论才词有欧、苏、黄、陈佳句；说古诗是李、杜、韩、柳篇章”，“吐谈万卷曲和诗”，而且要通晓经学和史学，“开天辟地通经史，博古明今历传奇”，“幼习《太平广记》，长攻历代史书”。更要熟悉社会各种各样的生活，无论是妖怪的神话，神仙的天机，铁骑的义勇，风月的闺情，都无所不知，“世间多少无穷事，历历从头说细微”。以实学为基础的小说家，包罗了各家之言，但并没有因此而成为杂家，而能与诸子各家并立于学界之林，独树一帜。小说不是星点的湖泊，而是浩瀚的大海。明代胡应麟也没有附和班固的小说家无可观的说法，进一步说明了小说家的特点：“然古今著述，小说家特盛；而古今书籍，小说家独传”（《少室山房笔丛》）。小说家不同寻常之处，就是特盛独传，能够欣欣向荣，万古流芳。在文学史上出现这种特盛独传的壮观，不是小说家的幸运，乃是适应了社会历史需要的结果，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简洁明了地道出了其中的历史动因：“夫好者弥多，传者弥众；传者日众，则作者日繁。夫何怪焉？”喜欢看小说的人日渐增多，在社会上流传十分广泛，激励了越来越多的作家投入了小说创作，小说发展出现了高潮。面对着这种文学现象，严肃而冷静的批评家和文学史家是不能等闲视之的，轻视它是违背历史事实的，肯定它才是公正的历史裁判。胡应麟不囿于小说在古籍编